

王保林 著

杂文的写作艺术



文的
写作艺术

林
著

ZA WEN DE
XIAO ZHONG YI SH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杂文的写作艺术

王保林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50 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620册

ISBN 7-5311-1581-6/H·18 (压膜) 定价：3.30元

前 言

杂文是什么？

通常的说法是：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形象的说法是：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是银针，是解剖刀，是显微镜，是无花的蔷薇，是带刺的玫瑰，是文中的蝙蝠……

其实，杂文就是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中国文苑的一朵奇葩。

我喜欢杂文，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都喜欢。

我所喜欢的杂文，是“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是对时弊痛加针砭的杂文，是深入解剖世道人心的杂文，是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杂文，是有杂文味的杂文，是思想、艺术兼优的杂文。

六年前，我在《现代杂文名篇欣赏》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杂文是一种灵活轻便的战斗武器，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

息”（鲁迅）

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诗人和战士一致的产物。

杂文，是写“世道人心”的。杂文作家应该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应该画出各种类型人物的灵魂来。

杂文的主要功能是揭露和批判。对敌人要揭露和批判，对人民内部的阴暗面，也要揭露和批判。杂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生活中的反面事物和落后事物作斗争。

杂文应该有讽刺和幽默。杂文是带刺的玫瑰。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讽刺也就没有杂文。

杂文应该有笑，它是“引人发笑的艺术”。可以是“笑中带刺”，“婉而多讽”；也可以是“含泪的笑”，“戚而能谐”。笑是一种精神力量。笑是作家有自信心的表现。古罗马一位诗人说：“含笑谈真理，又有何妨呢！”这是很对的。①

这一段文字，大体上反映了我当时对杂文的看法。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看法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只是有些看法谈得比较简单，需要补充和发挥；个别看法，例如关于杂文的定义，则需要加以修正。

对于杂文，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在有些问题上，分歧是很明显的。举其要者，即有：

（一）关于世界上有没有杂文的问题。

有人认为，“所谓‘杂文’，其实是不足为一种文体的青

名的”，世界上只有“杂感”，而没有“杂文”这种文体。有人不给杂文上户口，因为杂文不是什么独立的文体。

有人说：“杂文”这个名称，已经“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是无须改变的。杂文这种文体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杂文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受到广大读者发自内心的欢迎。

（二）关于杂文的定义问题。

这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1）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2）杂文是政论性的散文，它的名字叫杂文，姓氏却是文学。

（3）杂文属于“两栖类”，是“文中的蝙蝠”，属于“边缘学科”，介乎政论和散文之间，兼有“文艺性的政论”和“政论性的文学”的特点。

（三）关于杂文“匕首”、“投枪”作用的问题。

有人说：杂文已不再是“匕首”和“投枪”。

建国四十年来，人们一直习惯地把杂文的作用比做“投枪”和“匕首”，这其实是缺乏分析的。随着作为人民先进代表的无产阶级掌握了统治权力，杂文作为对旧的国家机器及其代表的少数统治阶级的那一种“投枪”和“匕首”的作用自行消失，对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国家机器和机关工作人员，杂文变成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充分发扬“银针”和“手术刀”的作用。

……这样说当然不是完全否定新时代杂文的“投枪”和“匕首”作用，而是把这种作用从主要的大量而全面的

地位，降低到次要的少量而局部的地位。^②

有人说：杂文不仅是“匕首”和“投枪”，而且是“银针”和“解剖刀”。

有人说：杂文仍然是“匕首”和“投枪”。杂文应该有锋芒，把“锋芒”都拔光了，还叫什么杂文呢？

（四）关于杂文的基本功能问题。

有人认为，时代不同了，杂文的功能也应该有所变化，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揭露性的，歌颂性的，哲理性的，知识性的。

有人认为，杂文的基本功能是揭露和批判。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杂文是有独特分工的，它的任务主要是揭露和抨击。要歌颂，尽其他的文体在。

（五）关于“杂文味”的问题。

有人说：“言之有物”的杂文才有味。

有人说：“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刺，有益”，这就是杂文味。

又有人说：杂文应有“三味”：新味、幽默味、辣味，“三味俱全者，可评为优秀杂文矣”。

（六）关于杂文中的典型问题。

一种看法是：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以“论”为主，不必要去塑造艺术典型，也不可能去塑造艺术典型。

另一种看法是：杂文是可以创造典型的，鲁迅就在杂文中创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如刘和珍、李大钊、柔石、殷夫、韦素园式的典型，阿金式的典型以及揭示了社会本质的、具有形象性和个性化的典型（如苍蝇、蚊子、叭儿狗等）。

（七）关于杂文中的曲笔问题。

一种意见是：杂文应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隐晦曲折是“吞吞吐吐”，“钝刀子割肉”，“弯弯绕”，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意见是：杂文可以用曲笔。曲笔是一种表现手法，一种艺术方法，表现了“含蓄之美”。“曲笔”，是杂文创作的一条规律，鲁迅的曲笔有普遍性意义。

（八）关于“新基调”和“鲁迅笔法”问题。

有人认为，鲁迅的基调是奴隶的反抗之歌，是一种应当“警惕”和“克服”的“积习”^③。鲁迅笔法的核心是“冷嘲热讽”和“隐晦曲折”，应该“速朽”，应该“摒弃”并且“力戒”^④。

有人认为：“鲁迅杂文是鲁迅战斗精神和睿智思考的载体。鲁迅笔法又是鲁迅杂文艺术个性的表征。”^⑤鲁迅呕心沥血经营的杂文特殊笔法，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

对杂文的不同看法当然还有，如杂文要“杂”或杂文不“杂”的问题，如杂文的“正体”和“怪体”的问题，等等，不再一一介绍。对杂文有这么多的不同看法，我看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杂文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了，而有好几种声音肯定比只有一种声音要好。

对杂文有不同看法，可以通过讨论逐步求得统一，一时统一不起来也无关大局。在讨论中，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平等地进行讨论，不要乱扣帽子。不久前有人把对“新基调”杂文理论的讨论说成是“围攻”，说成是“项庄舞剑”，意在否定党的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这种说法恐怕是过于简单化了。难道对“新基调”杂文理论有不同看法的人，都是“项庄舞剑”，意在否定党的领导和四项

基本原则吗？这样乱扣帽子符合“双百”方针的精神吗？历史证明，手中握有真理的人是不会给人乱扣帽子的。乱扣帽子是理论上虚弱的表现。

最近，《杂文报》发表了两篇杂文，读起来很有点意思。一篇叫做《愿杂文休矣》，文章不长，现照录如下：

愿杂文休矣

闵良臣

这几年杂文热了起来，于是不少人呼叫着：杂文的春天到了。可我认为，杂文的春天和出杂文的时代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指杂文事业的繁荣，而后者却是指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程度。

我不能承认一个“出杂文的时代”是“杂文的春天”，更想象不出在杂文的春天里处处都是杂文题材。

一个社会，若是杂文家辈出，杂文集占据了书店，甚至人人都是写杂文的，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就值得怀疑。

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自己认为：一个社会的杂文题材越多，这个社会的毛病和问题就越多。

真正的杂文春天，应该是少有杂文出来的。不是不让写，而是没有什么可写。这从《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可看到：“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遗憾的是这“杂文的春天”当时只在齐国，并且真的像春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不然，《战国策》中就不会有《海大鱼》一篇了。

但愿社会主义的中国少出一点杂文题材，最好让那些杂文家、杂文作者无事可做，都改行去干别的，去养花钓鱼……⑥

这篇文章并不代表《杂文报》的观点，但它却反映了某些人的一种心态，反映了某些不喜欢杂文的人的微妙心理。

杂文是时代的产物。杂文的繁荣或萧条，存在或消亡，都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杂文是攻击时弊的。只要存在着时弊，杂文就不会消亡，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想让杂文家改行去“养鱼”、“种花”，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罢了。

“愿杂文休矣”的理论似乎可以“休矣”。另有一篇文章题为《当代出不了“鲁迅”是幸运》。为什么呢？作者说：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面前的矛盾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杂文不应该是“匕首”和“投枪”，而应该是“银针”和“啄木鸟”。

当前杂文创作的题材少了，正说明国家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人民在走向富裕幸福的道路。这里，笔者绝不是说时代不需要杂文了，只是希望杂文在将来的某一天绝种，那时普天下的人民定然会欣喜异常的。

所以说：文学之不幸乃国家民族之大幸。我不希望当代出现鲁迅式的杂坛巨人。⑦

这篇文章跟《愿杂文休矣》可谓异曲同工。作者们都希望杂文“休矣”，希望杂文“绝种”，这真像是“痴人说梦”了。而“文学之不幸乃国家民族之大幸”一语，语意不清，逻辑混乱，简直令人不知所云。

我国的杂文创作是极为丰富的，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从先秦到近代，杂文作品浩如烟海。五四以来，杂文作品也绚丽多彩，日见其斑斓。而鲁迅，则成了“现代杂文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峰”^①。近十年来，杂文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出现了姹紫嫣红、百花争妍的局面。这个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但是，客观地说，我国杂文创作的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从先秦到近代，未见有杂文研究的专著问世。从三十年代起，有些学者开始对杂文创作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特别是瞿秋白和冯雪峰曾在杂文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从总体方面看，研究还不够深入。近十年来，杂文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部分研究专著相继问世^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研究的成果也还不算多。杂文的创作实践是丰富的，而杂文的理论研究仍然是比较贫乏的。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全面、系统而有理论深度的杂文研究专著问世，希望“杂文之树长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这样一个局面得到彻底的改变。

我们希望，我国的杂文创作能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繁荣，希望杂文这朵奇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苑中开得更加灿烂，更加鲜艳。

①王保林、高和风：《现代杂文名篇欣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②吴辰旭：《试论把握政论性杂文的度》，《杂文界》1990年第4期。

③参见刘甲《新基调杂文浅探》第一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版。

④⑤引自陈泽群《“鲁迅笔法”仍有用场》，《杂文界》1987年第1期。

⑥1991年6月28日《杂文报》。

⑦潘永学：《当代出不了“鲁迅”是幸运》，1991年6月21日《杂文报》。

⑧《杂文创作百家谈》第371页。

⑨据笔者所知，最近几年出版的研究杂文的专著有：

李庚辰：《杂文写作琐谈》，长征出版社1982年版；

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版；

刘甲：《新基调杂文浅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彭定安：《鲁迅杂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版；

赵元惠编：《杂文创作百家谈》，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刘成信编著：《杂文创作12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杜文远、刘绍本、楼沪光主编：《杂文百家专访》，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宋志坚：《杂文学初论》，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目 录

(071)	前言	(1)
(081)	杂文, 中国文苑里的“奇葩”	(1)
	杂文, 果真是“刺世枪头原是镞”吗?	(7)
	杂文, 是“古已有之”的	(17)
(101)	附录: 秦子迷罔之疾(《列子》)	
	曹商使秦(《庄子》)	
	时代需要杂文	(27)
	杂文, 一种特殊的文体	(35)
(112)	杂文味的诸要素	(47)
	附录: 小杂感(鲁迅)	
	杂文的逻辑力量	(60)
	附录: 论“数蚊子”(严秀)	
	杂文的形象性	(69)
	杂文的情感性	(80)
	杂文中的典型	(90)
	杂文的讽刺艺术	(96)
	附录: “三一”干部考(严秀)	
	老猪, 请你长得漂亮些(孙敦修)	
	杂文中的幽默	(108)
	杂文中的诗意	(117)
	杂文中的曲笔	(128)
	附录: 现代史(鲁迅)	

杂文笔法举要 (137)

杂文的语言艺术 (148)

杂文的结构艺术 (156)

附录：夏三虫（鲁迅）

(1) ... 杂文的标题艺术 (170)

(1) ... 杂文要“杂” (180)

(7) ... 附录：杂文文体三例

(71) ... 刘征的怪体杂文（刘成信）

战士·杂家·思想家 (194)

附录：杂文家谈杂文创作

(75) ... 我心中的杂文（王大海）

(80) ... 杂文“七忌”（曾宪东）

(74) ... 怎样做杂文（唐某）

后记 (211)

(00) ... 量代前班由文索

(表气) “干这班” 街：来例

(00) ... 量象级由文索

(08) ... 量部前由文索

(00) ... 量典由中文索

(00) ... 量老博用由文索

(表气) 表喻干 “一三”：来例

(替建怀) 量类需羽斗由前：来例

(001) ... 量由由中文索

(711) ... 量新由中文索

(881) ... 量由由中文索

(表鲁) 量为类：来例

杂文，中国文苑里的“奇葩”

杂文是一种既被人爱，又遭人恨的文体——毛泽东：“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陈毅：“我爱读杂文，鲁迅作者最。”——魏桥说：写杂文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嗜好——胡其伟表示，他愿意在死后晤见鲁迅先生——一位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说，他对杂文是又爱、又恨、又怕——有些领导人很怕杂文家“闹地震”。

五十多年前，冯雪峰在评价鲁迅杂文的时候，曾说：鲁迅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长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鲁迅的杂感，“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鲁迅先生的杂感、杂文，在文学上是要和但丁、海涅及萨尔蒂科夫·谢特林等人的作品一样不朽的”。①

冯雪峰言人之所未言，讲的都是真知灼见。他的这些

话，不仅适用于鲁迅的杂感，而且是有普遍意义的。

杂文这种文体为什么会是“奇葩”，它“奇”在什么地方？照我看，奇就奇在它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常常胜过鸿篇巨制。它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领袖、元帅、士兵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心，它是一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体。

陈毅元帅说过，他很喜爱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有诗为证：

我爱读杂文，鲁迅作者最。

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

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

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

又加文辞美，讽刺有深味。②

陈毅的这种感情是真诚的，坦率的，也是有代表性的。

毛泽东主席也很爱读杂文，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介绍，毛泽东生前曾多次通读《鲁迅全集》。1975年，他身患重病，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关于翻译（下）》这篇杂文。毛泽东不仅爱读杂文，而且表示他想做个杂文家。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③这真是个奇怪的念头。毛泽东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怎么会想到以杂文家作为自己的职业呢？杂文这种“豆腐干”大小的文章，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④

有的人，不仅爱读杂文，而且爱写杂文，跟杂文结下了

不解之缘。杂文家魏桥在抗日战争时就写杂文，解放后也坚持写杂文，“文革”中被打成浙江的“三家村”，吃了许多苦头，但“文革”结束后写得更起劲了。有个记者问他：

“您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雨，能否谈点写作杂文的体会？”他说：“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其中寒温，心中自知。”又说：“风风雨雨40年哪！写杂文可说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嗜好，如同您爱抽烟。”^⑤这真是很奇妙的想法。但把写杂文当成“嗜好”的，决非魏桥一人。杂文家孙士杰说过：你问我为什么要写杂文？答复是：“一曰有用，二曰有瘾。”人们常说：抽烟有瘾，喝酒有瘾，打麻将有瘾，而杂文家们则写杂文有瘾，这种瘾是值得鼓励的，但愿天下多一些这样的“瘾君子”。孙士杰还说：就拿建国以后的情形来说吧，不少人由于弄杂文被打成什么什么“分子”，住牛棚，入牢监，大触霉头，而当释出囹圄、获得平反之后，秉性一仍其旧，未能忘情于杂文，甚至比以往写得更多，更老辣坚挺，原因大概就在于，他觉得杂文于社会人生有点用处，并非吃饱了撑的。^⑥这一段话，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但却真实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杂文史上一种独特的奇妙的现象。正直的杂文家跟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奥妙大抵就在这里。

杂文家胡其伟的一席话更令人感叹不已。他说：

“杂文”——这个贯串于我生命历程的字眼，于年轻时给了我向丑恶搏斗的勇气；于中年时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厄运与坎坷；现在，于我老年时又给了我为社会尽一份发挥余热的效力机会。它过去伴随着我，如影随形，今后还将伴随我直到最后。有人喜欢说，死后去见马克思，有人则愿见孔夫子。如果这也可以选择，那